

中国智慧集萃丛书
ZHONGGUOZHUIHUI JICUI
CONGSHU

主编 冯天瑜



禅门慧语

陈耀文 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B946.5
C49

ZHONGGUOZHILUI JICUI CONGSHU

中国智慧集萃丛书

禅门慧语

陈耀文 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前言 禅与中国智慧

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六大宗派之一，是中国禅师们依据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融汇印度佛教思想而形成的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其突出个我自体的价值取向与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对中国文化的各层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自然、淡远、率简的审美风格与生活作风，对当今社会人们养成比较健康的心理素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极有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禅宗为抗议人生的苦难而产生，也在抗议人生的苦难中不断发展自己，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人生价值的哲学体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禅远远地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隐显在思想层面，而且也渗透在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本世纪以来，带着东方色彩的恬静达观精神的佛禅也走向了西方世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

众所周知，禅是在公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古印度的，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音译，意思为“思维修”或“静虑”，主要包括修定和智慧两个方面，本来是印度各宗派的共同修持方法。相传

最初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拈花示众，大迦叶破颜微笑，释迦牟尼佛于是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迦叶遂为印度禅宗的初祖。从此，这一教外别传的“心宗”，秘密相传，以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授法于菩提达摩为止，共传二十八代。

约在公元五世纪的梁武帝时代，达摩西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相传菩提达摩从南印度到达北魏，入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号称“壁观婆罗门”。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禅定方法，即“二入四行”说，把印度输入的复杂繁琐的宗教修养方法改变成率简的修持，从而成为后代“宗门”的张本。

此后，按照旧传的谱系（即以慧能为代表的一系，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由达摩而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以至慧能，内以密付为印，外以衣钵为信，次第传承共为六代，再往以后，五家七派互相标榜，各立纲宗。

二

值得指出的是五祖弘忍继承道信的法统，在湖北黄梅双峰山以东十里的冯墓山建寺，接引四方学人，教化大盛。这时天下慕其风者，不远千里而趋之，这就是“法门大开，根机不择”的普遍传授，学者称之为“东山法门”。

弘忍门下，弟子众多，而以神秀、慧能、慧安、智诜等最为著名，尤其是慧能、神秀二人，开创了“南顿”与“北渐”二派。神秀所形成的禅宗所谓北宗，其禅法特点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的渐修法门，曾受到唐代帝王的宠信与礼重，历史上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而慧能所形成的禅宗南宗，更是众所周知。一般认为，他才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

慧能，也写作惠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卒于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南海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人,俗姓卢,因为剃度较晚,也称卢行者。据《坛经》记载,他父亲卢行瑫本在范阳(在今河北涿县)作官,后被贬谪到岭南,并且最后在那里落了户。慧能3岁丧父,家道贫困,稍长,以采樵为生。传说他虽然不识只字,但有夙慧。有一天,他负薪街市之中,听见有人诵读佛经,当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心里有所感悟。24岁时,往湖北黄梅拜五祖弘忍为师。初见五祖弘忍,弘忍问他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事。他回答说是从岭南来,来求作佛。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怎么能够作佛呢?”慧能回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之分。獠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知是不平常的人,也不便当即表示,就让他先在寺内碓房舂米。八个月以后,弘忍命所有门人,每人可呈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当为第六祖。当时上座弟子神秀写了一首诗偈于壁上: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但弘忍见后并不甚满意。慧能听到作偈因缘与神秀所作诗偈内容,亦作一诗偈请人代书于壁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看到这首诗偈的人无不惊讶。五祖弘忍见后,潜入碓房问道:“米熟也未?”慧能回答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暗喻自己已经学有所成,尚未得到师之印可。筛,谐音师。)五祖去后,慧能于三更入五祖居室,五祖便为他开讲《金刚经》,复证其初悟的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彻，便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五祖知道慧能已悟本性，于是付法传衣，定他为禅宗六祖。慧能接受衣法之后，南还岭南，隐姓埋名，经过了十几年的隐遁生活，后落发于法性寺，得具戒后，至韶阳曹溪宝林寺。他常告门人说：“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从而开启了“直显心性”的“顿悟”法门。

慧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坛经》一书中，（《坛经》已经后人多次改订，自不免有后人陆续修改增补的部分，但大体上可看作慧能的思想资料。）其学说要在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认为“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从而把求佛的路径转向自己的心路。他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由于“性”是本来清净、本来空寂，超越于现象界的，因而一切善恶、喜乐都是自性所起。并把真佛设定在众生自己身心之中。他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若能身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他所弘扬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简易宗教践履，改造了以往注重烦琐经义的佛学旧传统，使印度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圣境界，变成举目可见的平常人的现实生活，为佛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卓绝的贡献。自此以后，慧能所开创的南宗禅的“顿悟法门”，异峰突起，别开生面。直指心传的曹溪禅风，不单只是“见性成佛”，而且是“直指”、“直示”、“顿入”、“直入”，把自己的宗教理论基础建立在人们当下现实生活的多重层面。这种风习，经门人的倡导弘化，风靡一时，所谓“凡言禅，皆本曹溪”，便是慧能去世后一百多年的禅门实况。

三

禅宗的形成、发展、演化，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两大文化系统之间的交融历程，就其所体现的佛学思想而言，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主体性体验之禅，是通过沉静身心进入一种主客合一的澄明境界，它强调的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实际体验或者是使自己融身于一定的情境之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是无法言说的，因此要理解禅的思想本质是最困难的。下面要略加探讨的禅的本质或特色，是就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言，它反映禅，但不是那活生生的体验之禅。以手指月，但指其本身并非月亮。

禅隐显在中国文化中的本质和特色之一是强调主体自立精神的“无”的观念。这一观念最早是禅宗六祖慧能针对义学传统而提出来的，他发挥“空”观理论，强调“我此法门……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从而用“无”破除“文字相”、“佛祖相”之“执”。在这里，无佛无祖，不思善，不思恶，一超直入人们圆满充足的本心本性。这一观念后经赵州从谗禅师(778—897)直到五祖法演禅师(1024—1104)逐渐建立了中国禅宗的“无”的立场。据《五祖法演禅师语录》所记：五祖法演禅师“上堂，举：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僧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州云：‘为伊有业识在。’师(五祖法演)云：‘大众，尔诸人，寻常作么生会？老僧寻常只举无字便休。尔若透得这一个字，天下人不奈尔何。尔诸人作么生透？还有透得底么？有则出来道看。我也不要尔道有，也不要尔道无，也不要尔道不有不无。尔作么生道？珍重。’”大慧(1089—1103)认为“无”“这一个字，乃是打碎无数恶知恶觉的器仗也。”“无”字工夫，经大慧的强化，再经无门慧开(1183—1260)所著《无门关》的颂扬，逐渐

形成了中国禅门的一贯方法，强调从对“无”字的质疑开始，昼夜提撕，通过对它的突破，从而显示出主体的直觉。“用无的公案锤炼自己的心灵和挖掘某些潜藏的、作为整体的自我存在”，这在思想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只有脱身入“无”，“摆脱人人都有而且惯于暗中皈依的偶像”，才能达成主体的自立。海德格尔指陈了这一思想的实际，他还说：“没有‘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就没有自我存在，就没有自由。”

禅宗的“无”这一极深刻的哲学内容，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影响非常直接，尤其是启发了阳明学，并与明末清初的阳明学的发展相呼应，阳明学的所谓为上根人立法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理论，也是旨在用“无”为“器械”，批判既成的旧体制，“打碎无数恶知恶觉”，从而显示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直觉。

要进一步理解中国禅宗的“无”的深刻的哲学内容，还必须了解作为其思想基础的“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宗旨。这也是慧能创始的禅宗思想与旧来佛教义学传统的显著区别。慧能一变外在的宗教而成为内在的宗教，把传统佛教的对佛的崇拜变成对“自心”的崇拜，提倡不著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把佛悟变成人们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把人生的意义升华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为肯定现实人生的无限价值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若言见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既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性不归，无所依处。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

学道之人能自观，即与悟人同一类。

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

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这种内求诸己，彻底返回自身的宣言，是一种最现实的，以人生为主题的理论，具有最具个性特征的魅力。这种理论，作为一种极富挑战性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经过慧能开创的南宗流派的震烁古今的实践，开发出无数具有丰富个性的禅僧。他们强烈向往更高更普遍的人的本质，为“一大事未明”，或“己事未明”，如一口气不接，或踏上漫长的乞食行脚之路。靠一衣一钵风餐露宿、苦难飘泊；或艰苦耕作，运水搬柴，修持践履；或师资辩难、互换机锋；或独自静虑冥想，平息纷扰的心灵。禅僧们把自己的个性渗透在日常的纷繁世界之中，各各发挥了个性生命的奇光异彩。

四

无可非议，禅宗是一门宗教。我们应该在这样的理论层面上理解宗教的意义：宗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所谓根

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等)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尽管这个终极实体在各个宗教传统中都极难定义,但是这些宗教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们,全都根据这一终极的背景来限定或约束自己的生活,并努力地照这种方式生活,以此扬长补短,不断完善自己。

我们对于禅的了解,又不能局限于宗教的范畴,作为一种生活的艺术与思维方式,它又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它不只是在宗教的范畴里可视为“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而在一般的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同样拥有处理深层困扰的功能。人类社会转型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为如下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所预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级的阶段,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尽管如此,这一最高阶段的要求,人类在最低阶段就早已存在,对人生意义的渴求,对自由个性的向往,是人类文明进程一开始就具有的。在这重意义上,禅所追求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独立思考,当下本体的主体精神,又是人类弥久而常新的课题。只是要知道,禅(或任何一种东西)并不向现代人提供这些,这要靠人们的“自性自悟”。借用临济义玄禅师的话说:

大德,觅什么物?现今目前听法依道人,历历地分明,未

曾欠少。你若欲得与祖佛不别，但如是见，不用疑误。你心心不异，名之活佛。

五

禅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或者作为一种生活艺术与生命哲学，旨在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所强调的是精神的提升与心灵之超越的达成。禅僧们的自然、冲淡、率野的生活风范与审美风格，是不带任何框架去触摸世界所获得的对人生之直观与顿悟的外在表现。个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这在人情淡泊、价值多元的现代工业社会，对社会的完美与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不乏启迪。

禅在本质上是追求体验人生、贴近人生的。历代禅僧的艰苦追求，并没有离开人类的跃动的心灵，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那才真正是出自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可以说，禅僧们为一大事因缘出世，不贪生，不惧死，视富贵如浮云，视声色如谷响，是有其深厚的人生哲学基础的。

这种最可信赖与最为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主体我们可试着确定为如前所述的“自心”或“自性”。因为禅的要旨就在于捕捉流动的生命，一旦立足到这种“自心”或“自性”的哲学基础之上，就会立刻体悟到，人们自己的坚信不疑的存在就是禅的真理。立足到这种基础之上，人们就获得了一个观察事物的新的见地，万事万物就会染上“自心”或“自性”的色彩，主体的光芒就会普照万事万物，人生的意义由此而得以确定。要说历代禅僧们所追求的开悟，也不外乎悟于此，即开悟“自心”或“自性”。

可惜的是，“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历史在不断沉淀，人类在不断创造，同时又不断拥有，就是在拥有的同时，束缚与桎梏也许就相随而来。

“若贵一物则被一物惑，若重一物则被一物惑”。在所拥有之物的面前，古往今来，多少人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性，迷失了自心，然而，“心”一散乱，禅就永远消失了。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人们深情地呼唤着禅，其根由恐怕就正在于此吧！

禅的训练，就是要我们完全脱离一切束缚与桎梏，去努力重建自己的独立人格，找寻曾迷失了的自己回家的路途。

禅宗强调不执著佛，不执著法，不执著僧，因为有所执、有所求，就势必有所限。禅宗常常呵斥、责骂佛祖，也是强调自心是佛，重视自我，不承认外在的权威，这对打破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可以无限重复的静态知性符号，极具智慧启迪。要超越一切对待，关键就在于洞开心灵，只有自透本来地，才有自由分。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告诉人们：“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这里所说的“无位真人”，就是指超越一切修行阶位，摆脱一切尘染妄执的本来面目之人，或者说自心佛，也就是真我。

要把握住真我，佛禅的智慧告诉我们，那就是一超直入，投身那不可重复的真实动态的感性生活。

一 禅与人生哲学

1. 善待生活

一说到禅的生活，人们就会马上联想到寺庙僧尼遁世孤寂的生活方式。其实，禅，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它已远远地超出了传统佛教的范畴，禅宗之所以独树一帜，就在于它打破了佛教传统的教规和繁琐的宗教仪式的束缚，从而将自己的生存基础建立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之中。六祖慧能禅师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其真髓正是中国禅宗对原始佛教的改造结果。

禅的生活在本质上是追求体验人生、贴近人生的。因此，后代禅师把佛教精神具体化为“平常心是道”，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勤勉精神出发，开拓了一条达成人生理想的崭新途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搬柴运水，俱是佛法”，禅强调“佛性”就在自己的心中。禅的根本精神并不在于自我开悟，勿宁说，禅更侧重于开悟之后如何以新的姿态面对现实与人生，如何善待自己当下的现实生活。

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①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杜^②口。

《五灯会元》卷第三

注 ①师：指大珠慧海禅师。 ②杜：闭。

译 源律禅师问道：“和尚修持禅道，还用功吗？”大珠慧海禅师回答说：“用功。”问：“如何用功？”慧海禅师说：“肚子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源律禅师不理解，就问：“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也同大师一样用功吗？”慧海禅师回答说：“不同。”源律禅师问道：“为什么不同呢？”慧海禅师说：“一般的人吃饭的时候不肯吃饭，总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该睡觉的时候又不肯睡觉，总有千般计较。所以是不同的。”源律禅师闭口沉思。（人生在世，能够不着非分的妄想，没有患得患失的计较分别，吃个安稳饭，睡个平安觉，该是多么美好。）

但会得世间法^①，是则名为出世间法^②。世间法尚乃不会，岂况佛法！

《古尊宿语录》卷第三十五

注 ①世间法：亦称世法，指俗世间万事万物，包括道理、原则方法。

②出世间法：指驱除俗念，超脱尘世的道法，即佛法。

译 你只要懂得人世间的道理，就会懂得佛法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尚且不会，还谈什么佛法！

祖师道：光阴莫虚度，各自宜努力。

《古尊宿语录》卷第三十二

译 祖师告诫说：不要虚度光阴，大家各自应该多加努力。

烦恼即菩提①。

《坛经·般若品第二》

注 ①烦恼：佛教把众生因执著于虚妄事物而产生的种种迷惑、愁怨、苦恼等统称之为烦恼。菩提：是指断除烦恼的佛教大智慧。

译 烦恼就是菩提。（没有哪一个聪明的人会否定痛苦和忧愁的锻炼价值。实际上，人世间的烦恼就是通向智慧的道路。你能领会这一禅语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吗？）

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

（宋）慧开：《无门关》

译 国家清平，有知识才华的人十分贵重，家庭富裕，子女们比较娇惯。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尽周毕。

《五灯会元》卷第二十

译 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佛的法则与人世间的法则时时处处都具备。（以禅者那样安详，乐观的精神风貌，珍惜当下的生活吧！）

苦乐逆顺，道在其中。……乐是苦因，顺为逆本，四者相依，互为出没，皆世相变迁之常事耳，不应遇顺乐则生欣，逢逆苦则反欣为怨。……当思乐缘①苦境，亦不偶然，总是宿业②所招，系乎定分，不容苟求而得，苟避而免也。又当思遇苦遇乐，虽属是分，然亦浮幻不实，暂有还无。以智眼观之，妄起妄灭，如树头风，如谷中响，如空里华③耳，于吾道何所碍焉。

(元)惟则:《天如惟则禅师语录》

注 ①缘:因。 ②宿业,前生所造的善恶业力。佛教认为,这种业力能影响今生乃至来生的处境。 ③华:同花。

译 痛苦、欢乐、悖逆、顺利、人生之道就于其中体现。……欢乐是痛苦的原因,顺利是悖逆的根本,这四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都是人世间各种现象变迁的常有之事,所以不应该遇到顺利与快乐则产生欣喜之情,逢到痛苦与悖逆就变欣喜为怨恨。……应当想到今天的欢乐来自于过去辛苦的经历,也不是偶然的,是过去作为所带来的,这也是出自一定的缘分,并不是随便求得到,也不是随便避免得了的。还应该考虑到遇到苦和乐,虽然属于一定的缘分,但那也是浮幻不实与短暂易逝的。用智慧的观点看来,苦乐逆顺的产生与消失,就如同树梢上的风,如同山谷中的声响,如同空幻中的花朵,对我的人生道路有什么妨碍呢?

伊庵权禅师,用功甚锐①,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么②空过,未知来日工夫如何?”师在众,不与人交一言。

(明)袞宏:《禅关策进》

注 ①锐:坚,强。 ②恁么:这么。

译 伊庵权禅师,非常用功修持,到晚上总是泪流满面,说:“今天又是这样庸碌度日,不知来日的工夫怎样?”禅师在众人之中,常沉默深思,很少与人交谈。

夫欲建小事,心不决志,尚不能成,况欲排五住①之重关,度生死之大海,而不勤劳,妙道何由可具。

(明)袞宏:《禅关策进》

注: ①五住:五住地之略称。佛教认为根本烦恼能产生各种枝叶烦

恼，所以叫做住地。五住地分别为见一处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无明住地。

译 要想建树一些小事，如果没有坚决的心志，尚且不能成功，何况想要排除人生所有的烦恼，达成理想的人生，却不勤劳，那怎么可能呢？

古人云：“世间事明不得，佛法大远在。”者里若分疏^①不下，一切处碍塞杀人。还知么？大火聚中难著手，清凉地内易安身。

《古尊宿语录》卷第二十七

注 ^①者里：同这里。分疏：区分、辨别。

译 古人说：“如果不能够明白世间的事情，那么佛法对你来说始终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如果在这里你弄不清楚这些道理，那么在什么地方你都会窒息生机。还知道吗？大火堆中很难著手，清凉的地方容易安身。

师示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

《古尊宿语录》卷第四

译 禅师告诉大家说：“参禅学道的人啊，佛法并没有别的用功之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穿衣吃饭，困了就睡……”

上堂^①：“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

《五灯会元》卷第十七

注 ^①上堂：指禅师上法堂，登法座为僧众说法。主语为黄龙慧南禅师。

译 禅师上堂开示说：“人生之道遥远吗？不！你一接触事物就有真切的感受。理想的人格遥远吗？不！你认真体会就有